

烧炭记

王业沁

祖母

陈小云

1975年霜降前后，为了准备过冬烤火的木炭，章队长安排四喜叔带着我在竹冲堂上烧炭。

竹冲堂是块平地，落在吴村的一座小山顶上，约五亩，这小山海拔约500米，是吴村到宁国的必经之地。解放战争时期，新四军苏浙皖边区司令部驻扎吴村时，游击队武工队在这里还有岗哨。

小山的山岭上长满了一色的花栗树，春天开花，秋天结果，这果，村人叫它橡栗子，捡回晒干，磨成粉还能做出一道美味佳肴。因其材质较硬，计划经济年代不在调拨木材品种之列。因此，从竹冲到西冲的山岗上，长得茂盛粗壮，是烧炭的上等材料。家庭主妇们做饭炒菜时，因其耐烧火劲大，尤受欢迎。我们儿时砍柴，一到山上就找花栗树砍。

这次上山之前，四喜叔还特地嘱咐我，带上弯刀还要带一把小斧子，粗一点的树要用斧子砍。

“烧炭的窑柴，不像烧灶的柴禾，枝丫全部砍掉，要剩成两臂长的木棍。”上山的路上，他这样反复交代我。此外，我们一行十余人还带上了挖锄和铁锹，队伍看上去浩浩荡荡的。

来到竹冲堂，先到山岗上一片花栗树林里，众人舞刀挥斧，撂倒了一棵棵碗口粗细的树，不觉太阳已经当顶，好在临走前，我们都用竹筒饭盒带了中餐，那意境，现在叫野餐，回想起来，还真别有风味。砍树很费工夫，粗壮的树需要两人拉锯才能放倒，可不等枝丫砍完，天已黄昏。因为竹冲离家较远，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。

次日，我们直奔砍树的岗上，把昨日砍好的树干背到平堂来，按烧炭的长度剃断。平堂一条小沟边，有个小水凼，凼边平地上，挖出一个大大的椭圆形土坑，然后把窑柴竖着码起来，一窑炭需要4000斤左右的活柴，码好后盖上树枝，树枝上面堆上黄土，夯实，切记要留下冒烟的孔，一般是七个孔，窑边四个，窑顶一个，起火眼一个，落火眼一个，窑头上要做一个高高的烟囱，以利散烟。窑头下留个门，便于烧好后进去取炭。

一切就绪，四喜叔在岗上的林中找来一些干柴，点燃后，只听窑里哔剥哔剥响个不停，站在窑边的人，也被一股股热浪侵袭着。窑里的大火任其烧了整整一天一夜，烧得整个竹冲堂温暖如春。次日七眼收火，再放长烟，一天一夜后闭火，熄火后，待窑体冷却两天出窑，木炭就这样烧成了。一窑炭从装到烧好冷却大多在四天。那四天中，前三天我们每天去看一次烧火的情况，从前门窑眼能看到



农家 周文静 摄

窑里木棍烧得较为均匀，闭火冷却后，木棍早已化身成炭了。

那还是在大集体时代，出炭时，四喜叔钻进炭窑里，他在里面拿，我在外面接，出来时，他双手和整个脸颊，除了眼珠和牙齿以外全是黑的，完全成了个黑人。按照章队长的吩咐，我们把木炭挑到生产队的仓库，等其他窑炭全部集中以后，再按人头分配到店。砍窑柴、烧炭都记工分，炭按每百斤算钱，计入家庭的收支账，年终决算。

除此之外，还要完成县里的计划调拨任务，那时的机关事业单位冬天取暖也是烤炭火。

有一年，吴村调拨木炭的任务较多，仓库里不够，章队长与杨家冲生产队商量后，在吴村组织了一批劳力到杨家冲铁牛宕的山洼去挑炭，铁牛宕距吴村的仓库有六华里，2000斤炭一次性挑回，15个人，我最小，也挑了150斤。挑着担子走在山间小路上，必须要保持平衡，只要一摔跤，木炭就要打碎，不好装篓上车拉运了，也无法向大队交代。我们肩挑木炭，手握大杵，胆战心惊，一步步向前挪动，虽说只有6里多路，挑回吴村时，已是正午时分了。

1980年代，山林都分给了农户，大多数农家在山上都有炭窑。头脑灵活的人，开始做起了木炭生意，一边在山里农户中收购，一边在城里机关单位和商家销售。他们的身影，灵动如风，早已不似我们当年站在窑边眼巴巴等待时的木讷。可不知为何，多年过去了，四喜叔站在窑边那紧张、虔诚和皱纹密布的脸，总一次次不由分说地闯进我的梦里。

祖母离开人世已经四十多年。印象里，祖母有一米六的个子，长方脸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双眼皮，头发没有全白，头上梳着一个髻，插着一根银簪子。祖母的脚不是那么小，祖母说小时候她也包过三寸金莲，但母亲死后，就没有人给她包脚，因此脚就放开了。祖母很瘦，毕竟上了年纪，脸上长满了皱纹，但脸上长满皱纹的祖母很漂亮。

祖父是个裁缝，家里什么事都不管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做衣服。祖父的手艺很好，家乡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找他。离我家四五里地的长春水库后面的大山里，也有人找祖父做衣服。山里来人是要在我家吃饭的，祖母对他们很是热情，倒茶、拿烟。烟是黄烟，烟棒窝里装着黄烟丝。

过去衣服都是裁缝手工缝制。一针一线地缝，不管男式女式，一律都是布做扣子。女人穿满襟褂子，男人穿对襟褂子便衣，裤子也是抄白腰的便衣裤，但扣子还是要的。布扣要用布打起斜条，然后撬成一根一根的，再剔成扣子，再钉在衣服上。手缝衣服手上的活太多，太繁琐。一天最快做一套衣服就不错。听祖母说，过去大户人家嫁女做衣服，祖父要在她家住上好几个月呢！

山里人客气，找祖父做衣服时，他们总会挑担柴或红薯来。那时祖母总留他们吃一顿饭。家里缺东少西的，祖母提着一个小小的木桶，说是到地里摘菜。其实，有时是家里没有油，或者没有米，祖母是趁机到邻居家借去了。但即便这样，祖母还是热情招待客人。其实不管对什么人，祖母都客客气气。日子虽然过得平淡，但祖母小心地维持着。在别人的眼里，祖母一直很贤惠、善良，对人和蔼，有气质。俗话说“养女要好娘”，这话就应验在我的祖母身上。祖母有三个女儿，也就是我有三个姑姑，三个姑姑都像她那样善良、贤惠，在乡邻们嘴里口碑都很好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祖母没过一天好日子。我七岁那年，祖母在地沟里捡回红薯的死叶子，用温水泡软，然后用刀切碎，放上一点辣椒和蒜子，在锅里一炒就成了一道菜。祖母还经常把茄子和青椒放在饭上煮蒸，等饭好了，再把它铲起来，再放盐、油、蒜子，锅里一搅拌，这样也成了一盘下饭的好菜。在饥饿的年代，祖

母很会过日子。我们一家大人小孩十几口人，一日三餐都是祖母做饭，哪有那么多的菜吃？塘里的野荷梗，田里长的水扎鞭，祖母都能做成菜。

等几个孩子长大，日子稍有点起色，祖母就生病了，而且是一病不起。父亲带她去医院一检查，医生说祖母患的是胃癌，摇摇头说太晚了。父亲听了心里非常难过，只好带祖母回了家。那一年，又恰逢闹地震，家家户户都在外面搭起了帐篷，祖母夜里在帐篷里睡，白天还是回到家，她说死也死在家里。祖母本来就瘦，这一病，就瘦得皮包骨头了。父亲着急，又带着她上县医院央求医生做手术，医生说做手术老人肯定吃不消，死在手术台上谁负责啊？你还是带回家，老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！

那时，祖母只能喝点稀饭和米糊之类。慢慢地，稀饭和米糊都难以下咽了。不久，可怜的祖母就离开了人世。当时我年龄还小，不怎么懂事。只记得祖母出殡那天，公社组织的民兵小分队来了几个人，对我父亲说，祖母出殡时不许吹喇叭，不许花圈，吃丧事饭也不能用盘子，只能用碗。而这些都是当年乡村的丧葬习俗。比如老人去世后，亲朋好友送的花圈都要在村庄游历一番，各家各户也会跪拜祭奠。但由于民兵小分队的监视，祖母死后，就直接送了上山。

祖母生前很疼我。祖母那些年每当走亲戚，特别是回她的娘家，都喜欢带着我。祖母生病前，也是我伴着她睡觉。祖母死后，我就只能一个人睡了，因此我特别伤心和悲痛，把喉咙都哭哑了。那一阵子我还老做梦，梦里祖母还是很健康地活着，笑着……有一次，我把梦见祖母的事说了，几个姑姑说她们都养了女，但祖母见到她们，却毫不避讳地说，我的孙女和外甥女，我喜欢的是孙女。“看来，祖母没有白疼你！”姑姑们说。她们说这话时，眼睛红红的，我也跟着眼睛一湿。

